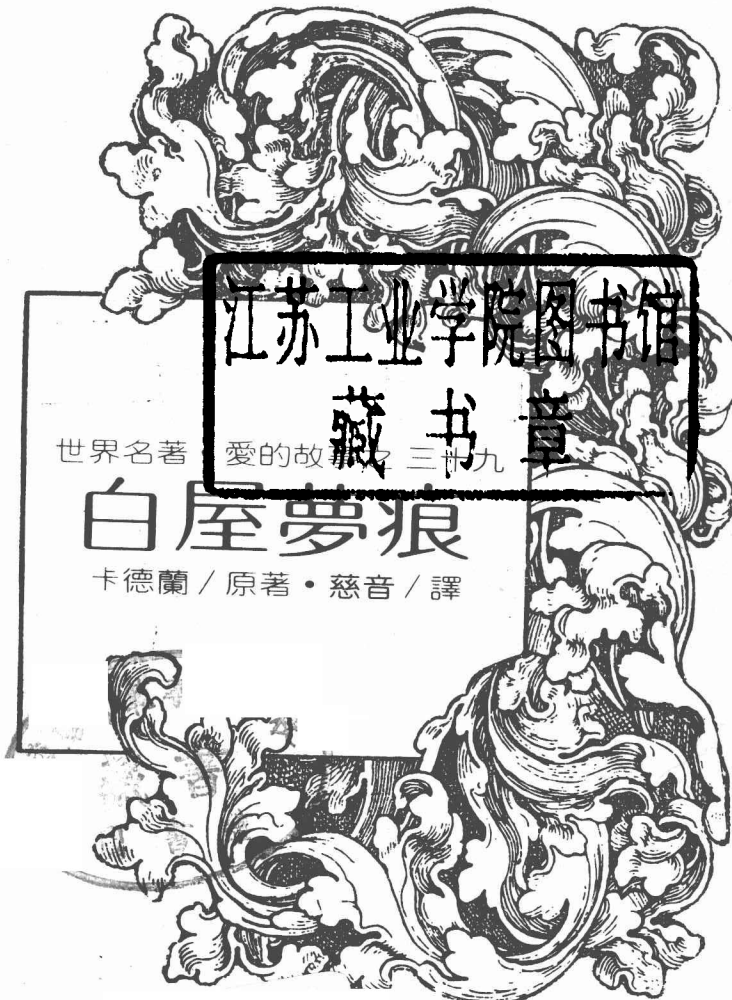


白屋夢痕

名著・愛的故事之三十九 卡爾·馬克思 / 原著 蕭 / 譯



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世界名著 愛的故事 三十九

白屋夢痕

卡德蘭 / 原著 · 慈音 / 譯

白屋夢痕

世界名著・愛的故事②

著者	卡德蘭
譯者	慈音
出版者	明遠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六樓
	電話：H 6 1 6 6 8 3
發行所	明遠社
	香港英皇道651號六樓
	電話：H 6 1 6 6 8 3
印刷所	建明印刷廠有限公司
	香港英皇道651號二樓
定價	港幣6元 外埠美金1.5元
初版	1 9 8 1 年 7 月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•本書港澳及海外版權係本社向臺北長橋出版社購得

第一章 一八〇五年

「進港啦！」

狄克·歐納邊說邊走向窗口，往外望著普林斯港，只見擠滿了大、小船隻，但沒有一艘像他搭乘的美國雙桅帆船那麼龐大。

「我的冒險開始了！」聲音從這位高大結實、方形下顎的美國人背後傳來，他轉身看說話的人。

「改變主意吧！安德烈！」他央求道，「和我一起回波士頓，假如你還理智的話，你該曉得犯下這錯誤會使你懊悔一輩子的！」

「我們一直都過得很單調平凡，」安德烈·偉拉瑞回答，「我敢保證，若讓我這輩子去嚐點貧窮的滋味，必定很刺激！」

「瘋狂！簡直是瘋狂！」狄克斷然說道，「不過，即使你這麼做違背了我的原則，我想我還是會幫你的忙！」

「上船前你就答應過要幫我的忙，我不會辜負你的好意的！」安德烈回答，「現在我們怎麼辦？」

狄克又轉身從窗口望出去。

港口的上方是普林斯城，再過去就是連綿的山脈，那一片幽暗的藍紫色，即使在大太陽下，看起來依然咄咄逼人。

到處洋溢著深濃的綠意，遠處的白色房子顯得格外耀眼奪目，發出一種在別處見不到的奇異光亮。

「我要你留在船上，直到我和那位能幫助你的人聯絡上。」

「他是誰？」安德烈問。

「他叫傑克，是個『慕雷托』。」

安德烈知道「慕雷托」指的是黑白混血兒。

他在美國見過「慕雷托」，狄克也告訴過他，在海地「慕雷托」輕視黑人，而黑人痛恨「慕雷托」就像痛恨白人一樣。

狄克說過，法國人如想進入海地，必得歷經一番難以想像的恐怖冒險。

德薩林是海地軍隊的總指揮官，擅於殘暴地屠殺法國農夫或島上的其他白人，近幾年來，他成了海地的霸王。

發表獨立宣言後，他的第一項措施是替士兵設計新的制服。

其中的兩千套制服在波士頓工廠定做，完成後，由安德烈和朋友狄克從波士頓運來。

狄克受命私下向美國總統報告島上的狀況。

因為美國人極想重建拿破崙的姻弟——前任總督李克雷將軍合法撤消的市場。

費城的法國副領事抗議美國人藉著和德薩林貿易通商的機會，運來幾船武器彈藥，還控告他們征調美國黑奴去協助叛軍打法國和西班牙人。

所有的勞役和費用全以棉花、銅、木材和金錢支付，由此可見德薩林相當富有。

這座島被蹂躪到如此地步，其他國家却還沒完全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。兩年前，狄克來過海地，發現在德薩林的暴虐統治下，一切都面目全非了。

海地有這麼一位殺人不眨眼的「恐怖魔王」德薩林，狄克才擔心安德烈的安全。

狄克與安德烈相識多年，狄克造訪英格蘭時，一定住在安德烈家。

一方面也許是狄克對海地的描述激起了安德烈的興趣，另一方面是因為安德烈伯父的關係。他伯父是個富有的農夫，暴動時遇害。

一七九一年首次暴動時，他沒有喪生，理由很簡單，他的財產管理得很好，他也不像其他地區的主人用不人道的方式對待奴隸。

狄克寫信告訴安德烈，他伯父和三個兒子都被殺害了。這件事是狄克上次到海地才知道的。兩個月前，安德烈出現在波士頓，央求狄克幫助他到海地去，狄克大吃一驚。

「不可能！」狄克告訴他，「德薩林發誓要殺掉每一個白人。他瘋狂地痛恨白人。一旦你踏上海地，誰也救不了你！」

狄克對安德烈描述過德薩林的模樣：

「他的身材並不高大，但兇暴如虎。他的肩膀寬闊，脖子粗厚如牛，大鼻孔下是一張厚嘴唇，額頭很低，頭髮幾乎與眉毛等齊。」

「聽起來他的確不怎麼吸引人！」安德烈笑著說。

「沒什麼可笑的！」狄克尖銳地說，「他給人民帶來了恐怖。他一懷疑別人，或是冗長地談論血腥與破壞時，就會突然歇斯底里起來。」

「我聽說過，」安德烈說，「他的行為很卑鄙。他答應白人居民如果投降的話，願意保護他們，結果却又把他們殺掉。」

「他殺了四百五十個人，吉瑞明街血流成河，」狄克回答，「連他的指揮官克里斯多福對他殘暴的行為都毛骨悚然哩！」

他停了一下，讓這番話在對方的腦海留下深刻印象，然後繼續說道：

「美國總統草擬獨立法案時，一位德薩林委員會的會員曾大聲鼓掌說：

『爲了發表宣言，我們需要白人的皮當紙，頭顱當墨水瓶，以血爲墨，以刀爲筆。』這些話使美國總統焦慮不已！」

「你的話使我毛骨悚然！」安德烈說，「不過，我還是決定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伯父埋在農場
的寶藏。」

狄克知道，這才是他朋友旅行的唯一目的。

他也曉得，既然安德烈的父親已去世，安德烈順理成章便成了一族之長——偉拉瑞伯爵。

安德烈從沒想到會有這樣的地位。

安德烈的祖父有三個兒子，他父親是老么。

當時法國相當紊亂，下層階級的人怨聲四起，老偉拉瑞伯爵的次子菲立浦，一七七〇年初就

到海地定居了。

他經常寫信告訴親戚們，自從棉花、咖啡在新大陸賣得好價錢後，他在海地已逐漸發跡了。後來，法國大革命爆發，安德烈的大伯父——偉拉瑞伯爵與獨子被送上斷頭台。老么佛朗克斯和英國籍的太太及兒子安德烈逃到英國，因此，住在海地的非立浦繼承了爵位。

安德烈在英國長大，進入英國的大學受教育，他的朋友大多是英國人。

他的父親沒有什麼錢，藉著母親親戚的好意幫忙，才能過舒適的生活。

從狄克那兒聽到非立浦被謀殺的消息後，安德烈的父親成了伯爵。一八〇三年，父親去世，安德烈便繼位為偉拉瑞伯爵，不幸他却沒有足夠的財產維持家族傳統的聲望。

他仔細地閱讀過非立浦伯父從海地寄來的幾封信。

最後一封信是遇害前幾個月寫的，對安德烈來說，這封信非常重要而且有特殊的意義。

非立浦寫給弟弟的信上說：

「這兒一切都很恐怖，我每天都聽到朋友的農場裡發生了許多可怕的殘酷行為。男人備受折磨，甚至送了性命。婦女則被姦淫或送到農場當奴隸。白人反而受黑人統治了。

我們本來打算逃走，後來又取消了，因為我們發現每項主意都徒勞無益。我們束手無策，只有聽天由命了。」

緊接著是最重要的句子，安德烈反覆地讀著：

「我只能將財物埋在地下，靠上帝庇陰了！」

「我相信，」安德烈拿信給狄克看時，說，「那封信很明顯地告訴我父親，菲立浦伯父把他的錢財埋在教堂附近！」

「十分可能！」狄克同意道，「很多農人都把金錢或值錢之物埋在地下，德薩林知道這點，不是脅迫他們說出藏錢所在，便是派人徹底搜索，據說已經從農場裡搜出不少值錢的東西了。」

停一會兒他又說：

「德薩林離開吉瑞街時，帶了二十五匹滿載銀器及貴重物品的騾子，但是，據我所知，這些還不比他在愛奧克斯城擄獲的多。他的掠奪物大部份是從地底下挖出來的！」

「我必須去碰碰運氣，」安德烈說，「畢竟我是個樂觀的人。」

「樂觀的人也會死啊！」狄克插嘴道，「就像死去的成千上萬同胞一樣！」

他笑一笑又說：

「幸好你不太像法國人，你的體格太高大了。」

「你忘了我母親是英國人哩！」安德烈說。

狄克毫無疑問地認為，偉拉瑞夫人把她家族的特色傳給兒子了。

安德烈的頭髮是黑色的，還有一雙和父親一樣的黑眼睛，又繼承了母系家族的魁梧身材。

寬厚的肩膀、窄小的臀部、運動員的體格，像極了環繞在倫敦威爾斯親王身邊的高雅紳士。安德烈也相當勇猛健壯，但是，狄克很灰心地認為他那白色的皮膚難以在海地立足。

他再注視著窗口說：

「我的朋友傑克看到船抵達之後，必定會上船來。這兩個月他一直在盼望我來。」

「你到處都有朋友。」安德烈幽他一默。

「工作環境使然啊！」狄克回答。

「你真正的用意是要間諜為你蒐集情報，」安德烈反駁，「反正，我不在乎你的朋友如何，

只要對我有幫助就好了！」

「你真是叫人無法忍受的自我主義者！」狄克笑著說。

他認為安德烈是那種只專注於自己決定做的事情，其他一律排斥的典型人物。

狄克離開船艙，安德烈帶著一副他家族慣有的固執表情坐著。

他不僅違抗母親的話，還自前去冒險，還得時時刻刻和狄克爭論。不過，他是個講求實際的人。他清楚得很，自己必須爭取任何可能的機會。

海地的奴隸暴動、李克雷將軍登陸焚毀了蓋普城、李將軍死於黃熱病、英法兩國再度爆發戰

爭，這些都可以算是法國的災難。

安德烈聽過許多法國農夫對待奴隸的情形，他也知道叛變遲早會發生。

率領奴隸起來革命的是兩位傑出的領袖，一位是德薩林，一位是克里斯多福。德薩林是英勇的軍人，兇猛殘暴。克里斯多福和他比起來要仁慈理智多了。克里斯多福曾向德薩林請願，救出不少真誠對待黑人的法國人，和一些竭誠爲民服務的醫生與牧師。

無論如何，安德烈曉得有十分之九的法國人已身首異處，而德薩林仍不斷在折磨殺戮剩餘的活口。

安德烈深吸口氣。

「假如我不幸——死了，」他自言自語道，「這一趟還是值得冒險，至少我會灑血海地，靈魂與同胞融合。」

不久，艙門打開，狄克出現了。

「好消息！」他大叫，「我猜得不錯，傑克果真一直盼望我來，他已經上船了，你馬上可以見到他。」

說完，有個人隨狄克背後走進來。安德烈仔細打量，心想：今後有許多事得靠這人幫忙了。傑克皮膚棕色，倘若安德烈在英國見到他，可能會以爲他的皮膚是給太陽晒黑的。他有張歐

洲人的面孔，捲髮漆黑，眼睛烏亮。

他的穿著和狄克、安德烈一樣，文雅考究，軟棉質的領帶打得有板有眼，大衣的顏色帶點亮藍，很合身。

「傑克，」狄克說，「這是我的朋友安德烈，極需要你的幫忙。我告訴過他，你不會拒絕幫忙的！」

「只要你的朋友……」傑克回答，「你知道我發過誓，要為你竭誠効命！」
他說話的神情真誠感人，安德烈覺得他頗值得信賴，再看看狄克臉上自信的表情，不禁對傑克更具信心了。

狄克似乎知道安德烈想問什麼，他說：

「有一次在濁浪滔天的海上，我救了傑克一命，他發誓要盡力爲我排解困難，對象還包括我的朋友在內，所以，他一定會幫忙到底！」

「是的！」傑克說，「孟希爾（法語，先生之意），我能爲你做些什麼？」

安德烈和狄克非常訝異，從這句「孟希爾」聽起來，傑克顯然已知道對方是法國人。

狄克連忙走向艙門，看看是否關好了，然後問道：

「我朋友的民族特徵很明顯嗎？」

「我是研究人類學的，」傑克回答，「他確實需要我幫助。雖然他沒上甲板來見我，使我百般猜疑，但是一見他，我敢說他絕不是美國人！」

安德烈笑一笑。

「本來我想說我是英國人，因為我有一半英國的血統。」

「我有一半白人的血統，」傑克回答，「可是，白人不接納我，除非我對他們有幫助時！」他的臉上沒有難過的表情，好像只在敘述一件事實而已。

「好吧！我承認我是法國人。狄克剛才提過，我的名字叫安德烈·偉拉瑞。」

傑克想了一會兒，問道：

「你是伯萊克莊那位偉拉瑞先生的親戚嗎？」

「不錯！」

「他死了！」

「狄克兩年前告訴我了。」

「那你為什麼到這兒？」傑克問。

安德烈打算說出事實，他覺得反正說出來也無妨。

「我相信伯父將錢財埋在農場裡，他們父子死後，我繼爲伯爵，那些錢當然屬於我了。」

「假如我們偉大的皇帝能手下留情的話，就算你好運了！」

「有沒有方法可以讓我們知道，他發現了這筆財產沒？」狄克問。

「如果他還沒發現，我要趕快到偉拉瑞農園！」

傑克攤攤手。

「你要？」他叫了起來，「不容易咧！聽我說，這件事很難辦！」

「別這樣，傑克！」狄克插嘴道，「我們都清楚得很，只有你才能幫安德烈的忙。一定有辦法可以知道德薩林是否挖去了那筆財產，不是嗎？我聽說他在山裡掘出不少財物。」

「是啊！」傑克同意道，「不過，他不會寫字記帳，我懷疑他能否信得過別人幫他管理那些掠奪來的東西。」

安德烈聳聳肩，覺得這方法如同死巷，無法指引他們通向明路。

傑克又說：

「有個人大概知道德薩林的倉庫裡有沒有從偉拉瑞農場掘出的財物。」

「誰？」狄克問。

「奧姬絲！」他簡短地回答。

「奧姬絲！」狄克輕呼一聲，「她在普林斯港嗎？」

傑克點點頭。

「她住在李克雷公館，處處仿效拿破崙的妹妹鮑莉娜。你知道，鮑莉娜嫁給李克雷將軍後一直就住在那幢公館，直到將軍死後，她才回歐洲。」

「啊！我真不敢相信！」狄克叫道。

「誰是奧姬絲？」安德烈問。

狄克笑了。

「你若在海地住一段時間，很快就聽到她的種種新聞。」

「她是誰？」安德烈再問一次。

「她是德薩林的情婦，」狄克解釋道，「德薩林有二十個情婦，奧姬絲最得寵。雖然她們都能定期從國庫領取一筆可觀的生活費，但是，有人懷疑奧姬絲偷偷地把國庫的錢納入私囊。」

傑克嘆味一笑。

「說得好！狄克！」他說，「奧姬絲的奢侈浪費確實遠遠超過她每個月的津貼。現在她處心積慮想當皇后，可惜，德薩林早有妻子了。」

他笑一笑又說：

「她以不可一世的炫耀姿態，扮演鮑莉娜公主的角色，來彌補她所缺乏的尊重與地位。」

「你是說，她搬進李克雷公館了？」狄克問。

「嗯！她在早、晚兩餐的時刻才接見客人。換句話說，這就是偉拉瑞先生拜訪她的時刻！」

「我以前總認為不太可能呢！」狄克說。

「他——當然可以，」傑克回答，「但是，如果他準備從普林斯港到海地，千萬不能以白人的身份上岸。」

安德烈和狄克有些吃驚，傑克解釋道：

「那兒也有一些白人，都是美國的士兵和軍械工，然而，德薩林不太能接納他們。白人只要走出城外數里，馬上遭到狙擊。」

「那麼，你有何建議？」狄克問。

傑克把安德烈仔細打量一番，從頭看到腳。

「你可以扮成英俊的『慕雷托』！」

「慕雷托？」安德烈大叫。

「巧得很，你的頭髮是黑色的，」傑克說，「不過，我們還得想辦法把它弄捲曲些。還有，假如你的眼睛是藍色或灰色的話，我的任務就更艱難了，所幸你的眼睛夠黑，足以掩人耳目，但是，你的皮膚得弄成和我一樣！」